

口头文学演述场域的时间存在形式论

张璐

内容提要： 时间是演述场域建构的必要因素之一，口头文学演述场域具有框架时间、演述时间和被演述时间三种时间存在形式。框架时间是行为主体在与传统习俗、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的互动中形成的时间关系结构，具有社会时间属性，影响演述场域建构时间、演述时长和演述内容等。演述时间与生活时间一样，是动态流动的线性时间，演述人和受众在限定时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中完成口头文学的生产和接受过程。被演述时间是口头文学演述过程中内容层所呈现的时间性表达，是演述人对时间的艺术化处理，也是时间对口头文学语词层面的影响。从演述场域的建构到演述文本的形成，三种时间存在形式共同发挥作用，影响信息的传递、意义的生成和接受，共同塑造了口头文学的多样性。

关键词： 口头文学 演述场域 框架时间 演述时间 被演述时间

人类自从有意识开始，就有了关于时间的体验、认识和思考，口头文学演述过程本质上是理解时间、体验时间的过程，“叙述在根本上是一种时间性表意活动；反过来说，叙述也是人感觉时间、整理时间经验的基本方式，是人理解时间的手段”^①。书面文学与时间的关系多集中于文本层面，作家可以采用多样的写作手法呈现事件发生的次序，有些作家为展现高超的写作技能，还会主动将时间表达复杂化。读者在阅读时对书面文学的时间进行个性化解读，有时读者会对一些颇为复杂的时间线索进行细致梳理和重组。作家创作与读者阅读均为不同时空中的个体行为，时间选择和时间跨度都可以随性而为，作家和读者彼此相隔，读者难以对创作过程产生影响、作家亦无法干预读者的阅读过程。相较之下，口头文学演述是在特定时空中建构的交流场域，演述发生时间、周期、演述时长和演述内容等都与时间相关，演述过程中的演述时间与生活时间一样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

口头文学领域对时间的关注集中于探讨口头文学文本层面所展现的时间特点，进一步思

^① 赵毅衡：《广义叙述时间诸范畴》，《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考其中含有的原始思维和时间观念^①,或是从整体上讨论口头文学的时间存在形式和时间特性,户晓辉认为民间文学的时间存在形式区别于外在的、直线型物理学时间,是一种内在的时间,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视域融合”。^②他认为民间文学讲述不仅是听众与讲述人的共同在场,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在场。户晓辉的研究对民间文学“创编—传播—接受”过程进行整体性思考,从时间角度考虑民间文学的过程性和开放性,具有哲学思辨色彩。张英从口头文学如何编写文学史的角度讨论口头文学的时间性,认为口头文学具有“非时间性”,因而无法按照时间顺序编写口头文学史。^③口头文学是活态的、过程性的,无法完全确定或固定口头文学发生的时间,难以通过时间顺序排列口头文学文本。也有学者对口头文学具体文类存在的时间类型进行划分,陈泳超在研究古典神话层累的再生产过程时,提出“神话表述时间”与“表述神话时间”,分别为神话文本内显现的时间和神话文本被记录的时间,并指出两者经常是不一致的。^④这一区分以神话文本文献为基础,指出文本所涉时间与记录时间的不同。杨利慧借鉴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对事件研究的划分方式,从整体时间观的角度将神话动态生成过程分为“叙述时间”和“被叙述时间”^⑤,这一划分方式将神话从创编到传播视为一个整体,探讨神话传播和内容呈现的时间。过往研究从整体上和文本层面探讨了口头文学时间存在形式和时间表达特点,而口头文学演述场域相当于口头文学单一而又完整的“切片”,在其建构过程中,时间是口头文学作为演述事件所使用的时间,也是口头文学叙事层面的时间性表达。以演述场域为切入点,思考时间在“一场”演述中的存在形式,展现口头文学时间存在的复杂性,有益于进一步了解口头文学的时间性特征。本文将从演述场域结构和内容两个层面,探讨演述场域中所隐含的框架时间、演述时间和被演述时间三种时间存在形式。

一 框架时间:演述场域建构时间的社会属性

演述框架时间在个人、社会和历史文化互动中形成,是特定时间范围内对演述发生、过程

① 相关研究可见林如求《民间故事中时间的表达特点》,《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3期;刘亚湖:《原始性史诗整体形态的空间形式和时间形式》,《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5期;孙正国:《论〈白蛇传〉故事时间的媒介叙事策略》,《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李潇潇:《论创世神话中的时间意识》,《民族论坛》2010年第12期;秋喜:《论〈格萨尔〉史诗的口头叙事传统——以〈圣主格萨尔可汗〉的时间程式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杨雪、沈文凡:《论东北民间故事的叙事策略——以叙事时间顺序为中心》,《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4期;马瑶:《哈尼神话中的原始历史时间观》,《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马硕:《凝滞·循环·延宕:艺术创作中神话叙事的三种时间形态》,《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等。

② 参见户晓辉《论民间文学的时间存在形式》,《阅江学刊》2015年第5期。

③ 参见张英《口头文学入史的时间问题研究——以彝族口头文学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冯文开:《口头诗学的本土化:中国民间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民俗研究》2024年第4期。

④ 参见陈泳超《从感生到帝系:中国古史神话的轴心转折——兼谈古典神话的层累生产》,《民俗研究》2018年第3期。

⑤ 参见杨利慧《当代神话学的立场和追求:在整体时间观和互文之网中重新理解神话与神话学》,《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4期。

和内容具有约束性意义的时间。框架时间并非物理性的存在,而是隐性的时间规约,主要影响演述场域的建构时间、演述进程和演述内容。口头文学演述场域建构时间与演述发生、演述过程有关,多数演述时间是共享时间,是演述人和受众双方共同约定并度过的时间,单一个体难以真正建构演述场域。口头文学演述时间的共享特性隐含时间的社会属性,演述建构时间便与社会生活、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决定着演述何时发生、演述时长和演述环节等,具有框架性意义。

钟敬文在其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阐释了口头文学的集体性特征^①,但对集体性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口头文学从创编到接受都是集体性实践活动,从演述场域建构之初进行考察,也能发现其中具有显著的集体性特征。演述场域建构时间展现出口头文学演述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建构时间是由传统和群体共同确定的时间,相较个体时间的灵活与私密,演述时间则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共享时间。“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而社会时间作为自然时间和生活时间的综合,是人类描述生活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公共尺度。”^②演述框架时间更侧重强调演述场域建构时间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时间关系。社会时间所建构的演述场域多数与节日、信仰和习俗相关,社会时间的周期性,如日、月、季度和年度的节日,往往与口头传统的演述周期相吻合,演述发生的时间映射出群体社会生活的节律。不同地区、民族因其习俗和信仰的不同,会在不同时间举行演述活动,如壮族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举行盛大的歌会演述活动,一般持续两到三天;白族剑川石宝山歌会于每年农历七月末八月初举行,历时三天;城步苗族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举行山歌节等。可以看出不同群体因传统不同,演述场域建构时间不同。对处于同一传统中的群体而言,群体间的演述场域建构时间具有稳定的周期性和节律。要想保持演述场域时间建构的节奏,需要相关群体对传统的一致性认同。随着社会发展,同一传统中的群体并不一定都居住在传统所辖区域,很多人为了参加节日仪式,如同候鸟一样定期从其他地方赶往演述地,陕西定仙娥娘娘庙花会每年农历三月十六到三月十九举行仪式和演述活动,有学者对仪式期间村民的“离去和归来”现象进行研究^③,可见周期性演述场域建构对传统存续力和群体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

演述场域建构时间的周期与群体社会生活的节奏具有同一性,是人与社会生活互动的产物,归属于不同传统的群体依据不同的社会时间掌握生活节奏。“年度的、季节性的,或每月一次的节奏决定节日的安排,反映了节日再现的规则,有利于协调社会和自然世界的平衡。”^④节日日期的选定,是人为地将时间和宇宙、社会生活关联起来,成为节日的时间便与平常的时间有所

① 参见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24页。

② 汪天文:《社会时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③ 参见裴诗贇《离村与归来——一场陕北花会背后的时间观变迁》,《民艺》2019年第4期。

④ 贝弗莉·J. 斯道杰:《作为多重象征事件的节日——得克萨斯“牛仔聚会”节》,高海琬译,田兆元、扎格尔主编《民族民间文化论坛》第4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70页。

不同,将时间赋予意义。任何一个具体的叙述可能都是在漫长的时间流程中形成和完善的,不仅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也与文化传统、有关群体的经历密切相关。其中包含传统、信仰和习俗,涉及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的传承,同时也是身处其中的群体与世界建立联系的过程,反映出人与世界产生关联的规律性。例如,农业社会时期的许多演述实践都与农业生产周期相关,演述建构时间通常是农业生产过程的某一节点,如开春、秋收、农闲等时节,举行一些演述活动。在立春前后进行春牛舞歌演述活动,立春既是农事时间又是相关演述场域建构的时间,通过立春节气举行演述活动,提示农人即将进入劳作时间,为农事劳动鼓劲,也为一年的农耕活动讨得好彩头。^①时间的选择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理解和把握,代表社会生活的节律。在不同传统规约下,生成各具特色的框架时间,如黔东南、桂西北苗族、侗族的祭祖仪式鼓藏节,分为小鼓大鼓。小鼓每年一次,时间多在初春与秋后农闲季节,大鼓一般十三年举行一次,不同民族和地区鼓藏节举行的日期和周期均有不同。周期性的演述活动有规律、有规则地创造、界定和调整群体间的关系,为强化交流关系提供契机,尤其是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这一功能更为显著。河南马街书会每年正月十一到正月十三举行,各地的说书艺人汇聚马街村进行演述。马街书会是说书艺术的集中展现,包含祈神、拜师、收徒、说书、亮书、听书、卖书、买书等诸多实践环节,既有艺术传承、演述实践,还包括交易行为。因其演述时间固定,其中收徒、听书和买书等主要行为便形成传统,说书演述场域在特定时间建构起多种人际关系,正因演述时间固定,为多种行为提供了便利。

演述建构时所形成的框架时间并非连续的线性时间,而是由间断、有节奏的时间节点组成,这取决于如何划分和标记时间。“社会时间不是连续的,而是被关键日期打断。所有的历法体系都源于社会需求,并因社会需求而延续。”^②由共享时间所建构的演述场域,同样因不同需求而具有间断性特征。现代生活节奏早已与农业社会不同,随之衍生出新的演述节律。节假日、周末举行口头演述显然更符合现代社会生活节律,这也隐喻着新型社会关系。在生活场景中,演述建构时间同样需要演述人和受众达到时间上的统一,反映出生活节奏和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在生活时间框架下影响演述的时间、内容和演述频次等。近期河南宝丰县就推出常态化马街书会,工作日的晚上或是周末都会举行书会,将书会时间调整为符合当下生活节奏的时间,可见演述场域建构的时间需要适应日常生活节奏。

除周期性和规律性地建构演述场域外,生活中还有许多演述是偶发型,这样的演述更具随机性和灵活性,但也并非完全不受框架时间约束,只是约束程度较弱。演述场域和身处其中的行为主体都是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份子,演述场域建构时间受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事件和行为

^① 参见王琳《春牛舞歌的时间与空间特性》,《人民音乐》2019年第6期。

^② Pitirim A. Sorokin and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7(5). 本文所引外文资料,均为笔者翻译。

影响,形成隐形规约。现代时间观念出现前,演述的时长、频率受到生活规律的影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较为原始的生活状态,虽然没有精确的时间规划,但生活节律依然受时间影响。在日常生活演述场域中,人类生存必然存在的生物时间,如吃饭时间、休息时间等就会影响到演述建构时间,演述不可能一直持续,生活时间节律会影响演述的时长和进程。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有更多因素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节律,如工作周期、社交娱乐和科技发展等都改变着人类生活中的时间安排。较为鲜明的案例便是节假日、休息时间建构演述场域的时长和频率显著增加,如春节期间各地都会举办相关的演述活动,有时会持续多天。春节期间因节日传统带来闲暇时光、人群聚集、家庭聚会等,其间必然会形成多种形式的演述实践。相较平日里相聚时间的碎片化,在春节这样较长假期和寓意“团圆”的文化氛围中,建构演述场域的可能性显著提升。科技发展推动多种媒介形式的口头演述实践,如电台、电视、新媒体等,在特定情境的框架时间之下,因时长限制需要对内容进行压缩或扩展。曾有电台请歌手演述史诗,歌手为了适应节目时间要求,将原本 7000 行史诗压缩为 20 分钟的演述。^①口头演述会根据演述场域的需要对内容进行调整,时间成为压缩或扩充演述文本的限制性条件。一些短视频平台同样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演述,同时受众可以通过弹幕、重播等不同形式交流和观看演述,为建构演述场域带来多种时空可能。

框架时间有时会影响演述主题和演述内容,使演述成为特定时间、特定主题的演述实践,时间成为具有隐喻意义和象征含义的表达。巴瑞·托尔肯(Barre Toelken)在论述民谣演述语境时提出时间语境(time context),即民谣演述发生的场合(the occasion on which the performance takes place),他关注到时间对演述发生和发展过程带来的结构性影响。^②巫瑞书早在《“腊日”的衍化及楚地腊月节日群风俗》一文中提出“节日群”的概念^③,刘晓峰将这一概念进一步细化,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对节日时间之间富有联系的部分展开研究。^④相较“节日群”,演述活动在相关框架时间下,也呈现出“系列演述活动”样态,很多演述实践并不是单一出现,而是以复合形态出现在某一时间段。特定时间有特定的主题,如春节期间的演述活动主题通常是辞旧迎新、祝福新年;夜晚聚在一起的娱乐活动就会讲恐怖故事等。时间于演述场域建构而言,还有象征层面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时间也是演述场域意义建构的一部分。在一些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演述开始的时间是事先选定好的,要挑选良辰吉日,有时时间还会精确到分钟,以图演述实践为生活带来吉利。口头文学演述同时也给时间赋予意义。一些节日、仪式和习俗的来源都是某一神话、传说或是故事等不同文类的口头文学,在庆祝节日和举行仪式的同时对口头文学而言也是一种传承。

① 参见朝戈金《“多长算是长”:论史诗的长度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② 参见 Dan Ben-Amos,“‘Context’ in Context,” *Western Folklore*, 1993(2)。

③ 参见巫瑞书《“腊日”的衍化及楚地腊月节日群风俗》,《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6期。

④ 参见刘晓峰《春节研究——新年节日群的内在结构与演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在框架时间下运行的口头文学演述与书面文学蕴含的时间关系有着明显的差异,书面文学从创作到接受的各环节所经历的时间彼此分离,从作家到读者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都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属于私人时间。“文学作品的时间只能是文本被阅读所生成的审美对象展现过程的时间。”^①而口头文学从创编到接受各环节都处于同一时空中,同一演述场域的群体共享时间,于是演述场域建构的时间更具社会属性。口头文学的框架时间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从演述场域建构时间的周期和节律,显示出集体社会生活节奏。

二 演述时间:演述文本的动态生成过程

口头文学演述的“创编—传播—接受”过程在同一时空中进行,演述场域所经历的演述时间与日常生活一样是线性时间,演述时间即演述过程,演述在进行,时间也在流逝。演述进行时,演述场域共享过程性时间,身处演述场域中的人共同经历并度过同一时间,其中演述人的演述、受众的参与或是其他事件使演述中断,在场的人都需一同经历,即使不是事件的主导人,也要共同经历这一段共享的集体时间。而演述结束之后,演述场域也随着时间一同消逝。演述时间是演述期间动态的时间流逝过程,也是“这一场”演述的文本生成过程。

演述时间是演述进行中的时间,具有即时性,因而每一场演述都是唯一的。即使是相同的演述人、同样的受众在不同时间进行演述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时间的变化,身处其中的人、空间都会有所变化,演述人和受众发生变化自然会带来演述场域的变化。阿尔伯特·贝茨·洛德(Albert Bates Lord)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提到不同时间对同一演述人、同一演述文本进行采录,结果出现六个版本,演述内容的主题、篇幅、细节和结局均有不同。^②陈泳超也曾就同一演述人讲述同一故事进行民间文学田野实验,他将一个陌生故事讲给一位有经验的故事演述人听,经过不同的时间间隔,又请演述人对这一故事讲述了四次,进而分析故事发生变异的部分。^③随着时间变化,演述人的经历、心境以及演述场域中的多种因素均发生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到整个演述过程。鲍曼所论述的新生性也与此相关,“表演的新生性特质存在于特定情境中的交流资源、个人能力以及参与者的目的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④。演述场域的独一无二表现在不同时间内,演述场域中各类因素产生不同关系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每场演述都难以完全复制。与书面文学不同,书面文学作品创作完成之后,作家或读者随时可以对曾经读过的作品进行回顾,口头文学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人能够再次回到当时的演述场域之中,假设真的可以“穿越”,那么因穿越者的到来,穿越到过去的演述场域也已经不是“当时”的演述场域了。互联网迅速发展

① 马大康、叶世祥、孙鹏程:《文学时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② 参见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7—178页。

③ 参见陈泳超《状元杀和尚:一个陌生故事的四次演述——从情节增加引起的主题变化》,《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

④ 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页。

展的今天,在网络上建构的虚拟演述场域,如一些口头文学演述的直播,可以实现回放观看,但回放仅仅只能了解当时的演述内容,而缺失当时演述过程中的“互动体验感”。

演述时间呈现出动态发展状态,随着时间的流逝,演述人和受众完成信息生产和接受,演述人和受众互动的过程性时间影响信息的组织和结构。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认为叙事是具有动力的事件,可以通过时间让讲述和接受双方都动起来。^①时间成为推动叙事进行,展现生产和接受互动关系的介质。演述人的个人积淀、表达速度、节奏与输出信息量密切关联,而受众的个人经验、知识记忆、反馈效率与接收理解力息息相关,这些都会在演述人和受众的互动中得以呈现,碰撞交流。演述人需要在有限时间内进行相对完整的演述,这要求演述人在演述过程中规划时间、把握表达节奏、灵活调整演述内容,在演述过程中依据时间适时调整内容和演述速度,在时间紧张时选择更为简洁的表达方式,如果时间宽裕则可以进行较为详尽的描述。面对不同的受众,演述时间可能会完全不同,有经验的受众与演述人共处同一传统池,熟悉演述内容,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领悟演述内容并及时做出反馈,演述人也无需通过详细的铺垫帮助受众理解。因而,面对有经验的受众所花费的额外时间较少,面对不熟悉传统的受众则是相反的情况。但演述人面对有经验又积极反馈的受众可能会由此激发创作欲望,延长演述时间。一位哈萨克族年轻学者在当地两名干部的陪同下去采集一位知名女歌手演唱的史诗,结果两名干部在演唱过程中昏昏欲睡,女歌手情绪受到很大影响,史诗演唱草草收尾。不久之后,这位哈萨克族学者在一次祭典仪式上又听到这位女歌手的演唱,参加祭典的人很多且听得十分专注,女歌手唱得激情昂扬,演唱内容丰满。^②可见,演述人面对不同受众时,其演述效果和演述时长截然不同。此外,在演述过程中,演述人和受众互动的频率和方式也会影响演述时间,频繁的互动会占用整体的演述时间。可见,即使演述同一内容,不同的演述场域、不同的演述人和受众所经历的演述时长是完全不同的。

口头文学演述作为现实生活中各类事件的一种,与生活场域是一个整体,演述时间是生活时间的一部分。演述时间连接着过去、未来和当下,既受生活中其他事件的影响,也影响着生活中的其他事件。即使内容并没有展现出鲜明的时间性,也会因仪式、功能或是当下发生的事件而引发演述,这就促使演述场域建构必然要与当下产生关联。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塔城乡有位有经验的东巴,他的儿媳妇刚从外村嫁来,没有饲养家畜经验,导致家中六畜不旺,于是东巴举行了一场祭畜神仪式。通过仪式,东巴吟诵如何养护牲畜的内容;儿媳妇参与仪式的同时,将饲养经验铭记于心。^③祭畜神仪式源于传统,仪式中各项流程和演述程式代代相传,但演述过程是基

^① 参见 James Phelan, "Narrative Progression," in Brian Richardson(ed.), *Narrative Dynamics: Essays on Time, Plot, Closure, and Frame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2, p.211.

^② 参见郎樱《听众在史诗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3期。

^③ 参见杨杰宏《仪式中的演述与交流——以东巴史诗为例》,《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于当前生活的需要,生活中遇到不会养护牲畜的儿媳妇,导致家畜生病死亡,于是要将养护家畜的经验传递给她,这样宝贵的生活经验,可能会在未来某一次演述中继续传承下去。类似的还有家族故事,看似是讲述过去发生的与家族人物和家族事件相关的故事,实际上是基于当下现实教育意义和家族传承的目的,演述时间便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民间故事中有很多风物故事,是基于现在生活中存在的某一事物,而流传的与之相关的故事,用以解释风物出现的缘由。如流传于河北保定的聚宝盆故事,因藏聚宝盆时,为做标记,折了一枝柏树枝又用手拧了一下,插在聚宝盆里,于是生出大片的拧劲柏。^①故事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事物而产生,又因当前演述需要而进行演述,而故事则在代代流传中传承、传播和变异。口头演述是动态的过程,演述时间不仅是当下的演述过程,更是历史时间的不断积累,没有任何一段时间是可以完全脱离历史独立存在的,这也使每一次演述场域的建构过程都是历史、当下及未来的结合体,彼此相互影响。

演述时间是演述场域中动态流动的时间,也是生活时间本身,促使演述场域具有即时性和可变性。时间的动态流逝过程使得口头文学演述与时间组成动态平衡关系,其中涉及信息量、表达速度、理解效率、互动程度和时间限制等多种因素,演述场域正是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与互动的过程中,生成演述文本。

三 被演述时间:时间的艺术化表达

被演述时间是口头文学演述过程中内容层面所呈现的时间性表达,反映出演述人和受众的时间体验、对时间的理解和时间在口头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印迹。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曾提出主观时间概念,他认为时间具有主观性,是人思想活动的延伸,“我以为时间不过是伸展,但是什么东西的伸展呢?我不知道。但如不是思想的伸展,则更奇怪了”^②。时间不是外在的客观物而是“事物运动在人的心灵中留下的印象”^③。框架时间和演述时间是口头文学所独有的时间存在形式,而口头文学被演述时间与书面文学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差异,但实质上具有相似性。“当时间以叙事的方式被说出,它就变成人类的时间,当叙事成为一种时间存在的条件,它便获得了其全部的意义。”^④时间丰富了人类经验和叙事过程,叙事反映出人类对时间的理解和思考,18世纪德国文艺理论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认为叙事文学是时间的艺术,叙事学理论将叙事时间分为“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故事时间”指所叙述的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和顺序,“话语时间”指叙事时采用的时间。^⑤口头文学演述时间与叙

① 参见刘正祥、张今慧主编《保定市故事卷》第1卷,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51页。

②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53页。

③ 杨河:《时间概念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④ 保罗·利科:《情节与历史叙事:时间与叙事》第1卷,崔伟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72页。

⑤ 参见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2—115页。

事时间所产生的差异带来口头文学时间的复杂性,一方面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同样在叙事层面具有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双重时间关系,所不同的是,口头文学演述过程中叙事时间与演述时间交叉、重叠,口头文学演述是基于当下生活时间的艺术化演绎过程。

口头文学在叙事层面,常采取线性叙事、预叙、插叙和倒叙等较为明确的时间线索,这与口头文学即时性演述和接受的特点有关,太过复杂的时间线索不适用于口头文学演述和接受。书面文学可以暂停写作或阅读,对时间进行重新梳理,而口头文学明确的时间叙述更有利于记忆和接受。为吸引受众,在口头文学演述过程中,后三种叙事顺序十分常见。预叙是在事件发生前进行提前“预告”,包括对人物命运的暗示和对行为的道德说教等。史诗《尼伯龙人之歌》开篇就提到一个梦境:“正如母后释梦时所做的预言那样,这位骑士就是她梦中驯养的那只野鹰。后来,她的近亲把这位骑士杀害,她为一人复仇,夺去无数勇士的性命。”^①开篇的预言暗示了这部史诗人物的命运和结局。预叙通常含有对命运的解读,有关信仰和人生观、价值观的判断。插叙分为基于口头文学内容的插叙和演述人以第三视角跳出叙事的插叙,基于叙事顺序的插叙与书面文学叙事顺序中的插叙一致,同为对叙事顺序的艺术化处理手法。而演述人以第三视角跳出叙事的插叙,与书面文学不同,虽然书面文学有时也会出现作者以第三视角插入评述等,但口头文学的插叙不仅仅是对内容的评述,更是被演述时间与演述时间的交汇和切换。演述人从口头叙述中抽离出来对演述内容进行点评、与受众进行互动,然后再接续之前的演述,在这之后可能会因“这一次”插叙行为而改变原本演述内容的走向。可见,口头文学的被演述时间与现实演述时间可以随时切换。倒叙是口头文学中较为常见的叙事手法,具有制造悬念、吸引受众的艺术特点,符合口头文学演述人吸引受众的需求。

口头文学对时间有多种艺术化处理手法,时间并不会对叙述产生束缚,反而是口头文学极具想象力的体现。被演述时间往往是非时间性的,在口头文学的叙述过程中,时间可能会出现悬置、停滞、交错、飞逝等情况。时间以何种表达形式出现,完全取决于演述需要,并没有固定的规范和要求,具有主观性。“就‘时间性’的问题比较长篇小说和传统故事的话,我们可以大略地说,小说对时间线索的处理,是偏于锚定自然时间线索的;而民间叙事(史诗或故事等)是偏于无视自然时间线索的。”^②相比书面文学,口头文学演述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更多是演述人随演述需要而进行主观性处理。“我们再看民间叙事材料,其中的时间线索并不具有提供叙事框架的意义。”^③在叙事层面,时间不会对内容产生约束,时间服务于演述整体的表达。巴·布林贝赫总结了史诗的时空观特征:“时空维度的复合性、形象性和模糊性是史诗时空观念的几种重要特征。”^④

① 佚名:《尼伯龙人之歌》,安书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5页。

② 朝戈金:《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之口头诗学发微》,《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③ 同上。

④ 巴·布林贝赫著,陈岗龙等译《蒙古英雄史诗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7页。

从内容层面看,口头文学中并不强调明确的时空,只是作为事件发生的模糊性背景和指示,很多故事的开头都是“从前”“很久很久以前”,至于具体发生的时间无人知晓也难以追究。“语言有告知行为时间与文本时间重合或有距离的信号。”^①在史诗《江格尔》中,宝木巴国度中的人们永葆青春,不会衰老和死亡,四季如春。^②宝木巴国度的时间仿佛停滞,没有季节变化和生命衰老,但依然在叙事过程中用时间表现事件发生顺序的先后,时间便成为判断事件发生距离的信号。江格尔五岁成为大力士的俘虏,六岁降服阿拉谭策吉,七岁威震天下。^③巴赫金将这样的时间观称为“传奇时间”^④,并且认为这样的时间是脱离自然和历史的时间。口头叙事服务于叙事主题和当下演述的需求。对口头文学中有关时间的叙述,没有必要用科学的逻辑进行推敲。在神话故事中,甚至时间本身都是由神创造的。

口头文学叙述以语言为载体,语词本身也含有时间的痕迹。“由于人们是用语言来思考的,因此面对‘时间’的问题,或许我们须要仔细检视的不只是大体上所考虑的语汇,还应该包括不同的语言。”^⑤时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有专门的时间语言学,研究特定的语言现象中的语义和使用机制,比较不同语种间表达时间的差异,揭示时间语言共性和个性,还有研究通过语言观察人类时间思维和心理模式等。西方语言在使用动词时对时态做了明确的语法要求,从动词的时态变化中就能了解到事件发生在过去、现在或是将来。中文无法从动词变化上看出时间变化,但可以从整个语句中感受到时间变化,《墨子·经上》就曾说明了“久”“始”“止”“已”等与时间相关语词的意涵和使用方法^⑥,中文语句表达可以从整体上看出事件发生的时序与完成状态。口头文学代代相传,语词的使用体现出与时间的关联,不同语词也体现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特点。除此之外,口头文学还有自身独特的表达方式。口头文学依靠记忆传播,为便于口头传播和记忆,口头文学形成了自己的诗学法则。在传播过程中,口头文学展现时间层累,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符号形式。口头文学中许多程式化表达便于演述人记忆和创编,也便于接受者理解,传播过程中的程式化表达可以抵抗时间对记忆的侵蚀。特定历史场景中的符号,是有关人类过去、历史和时代的感知与记忆,经过代代相传便形成了时间意义上的指涉关系和阐释结构。历史上的特殊事件、传统意涵被凝缩为特定的语词,约翰·弗里(John Miles Foley)将之概括为“传统指涉性”和“语词力”,是叙事中语词与内容间隐含的稳定性关联,是结构与意义之间存在的一种固定关系^⑦,指

① 保罗·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第2卷,王文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01页。

② 参见色道尔吉译《江格尔》,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③ 同上书,第2页。

④ 参见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6页。

⑤ 朱利安:《论“时间”:生活哲学的要素》,张君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⑥ 参见墨翟著,曹海英译注《墨子》,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96—207页。

⑦ 参见 John Miles Foley, *Immanent Art: From Structure to Meaning in Traditional Oral Epic*,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38-60。

涉性内容经历时间积淀形成稳定性含义。口头文学演述时,通过某一特定语词可以回溯到过去某一事件或是某一次演述,在过去与当前不断地互动中,凝结为具有特定含义的语词,浓缩的特定事件形成了典型符号。语词本身就具有动态性,可以反映出时间的痕迹。像自南宋以来有文字记载的民间故事“聚宝盆”,出现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内容,当代搜集到的聚宝盆故事有近现代历史的痕迹,如山西介休的聚宝盆故事中提到“日寇”^①。2024年马街书会的评书演述中融入当下网络流行语“公主请上车”,在现在听来似乎已然过时。口头文学语词内容可能随时发生变异,尤其是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流行语时刻变化,这些语词随时会进入口齿之间,也会因“过时”而消亡。

被演述时间是口头文学演述过程中在语词层和内容层的时间化表达,展现出口头文学内容的时间特点。口头文学创编和传播特性决定了被演述时间的艺术化处理手法和语词选择,被演述时间基于动态演述场域中有关事件、受众反应和情感氛围等随时可以做出调整。

结 语

时间是口头文学演述场域建构的必要因素之一,演述场域的建构时间、演述时长、演述频率等都与时间有关。口头文学演述是集体性实践活动,时间由演述人和受众同时共享,于是对时间的选择、规划和管理成为必需环节。个人和群体适应外部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过程中形成框架时间,反映出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与传统习俗、生活节律、社会活动等密切关联。框架时间的社会时间属性与生活时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口头文学所具有的过程性、开放性、变异性与口头文学演述过程中的演述时间有关,在与时间动态流逝的平衡关系中,演述人和受众完成生产和接受过程,生成演述文本。而被演述时间是口头文学演述人对时间的艺术化处理,其中包含演述人和受众对时间的感受和理解,也含有口头文学因时间对记忆的侵蚀所带来的诗学法则的不同。从演述场域的建构到演述文本的生成都与时间相关,演述场域的三种时间存在形式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共同影响着口头文学“创编—传播—接受”过程。

(张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责任编辑:毛巧晖】

^① 参见介休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山西卷·介休民间故事集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